

---

ICANN75 | AGM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ALAC  
吉隆坡时间 2022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 15:00 至 16:00

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感谢大家，感谢 ALAC 成员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这些年来，非常高兴能与各位一起共事。ALAC 在其成员资格创新方面提供的资源以及所做的努力堪称典范，早期参与也使得其工作变得愈发有效。对此我们不胜感激。我们很期待参与讨论会，当然也期待看到 ALAC 成员，至少是 ALAC 任命的成员，加入董事会。加入董事会后，其将成为董事会成员，并将主持联合会议。接下来，里昂 (Leon)，有请。

里昂·桑切斯

(LEÓN SÁNCHEZ): 马腾，谢谢你，欢迎各位参加 ALAC 与 ICANN 董事会的联合会议。希望此次会议一如既往地富有成效，非常期待倾听各位针对你们与董事会相互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莫琳 (Maureen)，欢迎你，你愿意说出第一个问题，并告诉我们谁来解答吗？

莫琳·希亚德

(MAUREEN HILYARD): 谢谢，里昂。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当然，这是我作为 ALAC 主席参加的最后一场与董事会的联合会议。我觉得今天的会议

---

*注：本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

将针对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展开，我看到我们的两位主要发言人坐在后面，今天围绕一般会员的讨论必将让你们有所收获。

我认为我们已经确定存在如下事实：我们对提交至董事会的建议存在疑问。因此，实际上我打算将发言机会交给贾斯汀 (Justin) 和乔纳森 (Jonathan)，因为是他们提出了今天所议问题的实质内容，他们能够以更有逻辑性的顺序来陈述问题，但是贾斯汀，是否由…乔纳森？贾斯汀，还是由你来说吧。

贾斯汀·丘

(JUSTINE CHEW):

谢谢你，莫琳，感谢马腾、里昂以及董事会成员邀请我们参加今天的会议。我叫贾斯汀·丘，我目前是 ALAC 在 GNSO 理事会的联络人，但是我也即将担任一般会员的后续流程负责人，因此我认为我现在是以后者身份出席。

我们已经将一份问题清单递交董事会（我认为），而且我认为董事会应该已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在后续流程中，出于提醒目的，可能也是为了维护这间会议室里所有人的利益，在 2021 年 10 月，ALAC 提交了一条建议，一条相当长篇幅的关于后续流程的建议，然后在，不好意思，我们是在 2021 年 4 月提出的建议，然后在 10 月，ALAC 与董事会进行了电话沟通，因为董事会提出了一些关于上述 ALAC 建议的问题，需要我们澄清。我们当时并未对董事会提出的所有问题进

---

行回复，但是后面我们针对董事会提出的所有问题提交了一份书面回复。从那以后，我们从未就此问题进行联络。

因此，我觉得应该再次询问此事，并确定董事会对我们所提建议或后续回复是否还有任何补充或进一步问题，需要我们澄清或回复。此外，根据我的理解，董事会通常会对收到的任何建议做出正式回复，无论是来自 ALAC 或 GAC 或任何其他方的建议。我想知道 ALAC 预计什么时候能够收到上述建议的回复，此外，我们知道 Subpro 的运营设计阶段正在进行中，这是董事会实施的项目，是否该项目的时间表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所期待的董事会的回复。

而且，我个人想问的问题是，ODA 预计将在 11 月完成，等到董事会完成运营设计阶段评估后，会有什么计划吗？ODA 将接受公共评议吗？任何社群成员是否有机会提供任何进一步意见？因为我们不知道 ODA 将包括哪些内容，而我们非常期待了解 ODA 的内容。所以，董事会是否可以针对以上问题提供某些倾向，对此不胜感激。

里昂·桑切斯：

谢谢你，贾斯汀。也谢谢 ALAC 同事。正如你刚才所强调的，这次会议当然是董事会继续以这种新方式与 ALAC 交流的机会。我想请艾芙丽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艾芙丽主动提出想要回答这些问题。

---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好的。谢谢。首先，非常感谢你基本回应了我们的澄清请求，并提供了很多信息。目前，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需要解答的问题。我们还在处理答复意见，你们知道的，负责 ODP 的工作人员也需要处理答复意见，他们目前正在进行处理，这需要参考所有其他人的建议。所以我觉得这些建议都在我们正在处理的意见箱里，目前没有任何其他需要澄清的问题。

我敢保证，如果我们发现任何其他需要澄清的问题，我们会向上次那样找到你们并提出问题。因此，非常感谢，尤其是你回答问题的方式，确保答案清晰，并尽量具体。非常感谢。我认为目前我们没有需要澄清的问题，但是随着对问题的深入讨论，等到 ODP 以及最终 ODA 完成后，可能会产生不同工作方式导致的新问题。所以，我不能保证以后不会产生任何其他问题，但是目前没有这个问题。谢谢。

关于我们何时能提供回复，我认为大概需要等到我们就后续流程和 ODA 作出决定的时候，要等我们收到 ODA、经过讨论、对比所有人的建议并基本达成结论后，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知道任何事宜的决议。而且，那时在进行这些工作时也会有其他问题出现。再次重申，永远不要断言不会有另一个问题。

就 ODP 和 ODA 本身而言，我们并未计划进行审核。基本上是组织试图 — 而这仍属于试验 — 但试图以有组织的方式向董事

---

会提供所有信息和解释、平衡和风险以及其他资料，所以这个过程将是公开的。关于评议，虽然不会进行结构化的公共评议，但是显然你们都能对发布的任何文件、公布的任何内容、你们全部知悉的信息进行评论，而且以后当你们查阅相关信息时，这也可能成为向你们征求意见的主题，但我们并未计划就此进行正式的公共评议。我回答了所有问题吗？是否有我未回答的问题？

贾斯汀·丘：

谢谢艾芙丽的答复。我询问是否有机会对 ODA 提出意见的原因是，这也会让 ALAC 有机会改善以前的建议。我们基于当时所知的情况提出了那条建议，那是在 2021 年 4 月，距今已有些时日。而 ODP 流程可能已经提出一些以前没有人考虑到的问题。如果情况如此，ALAC 也许能够提供一些关于如何处理问题的建议，这会让我们有机会改善先前提出的建议，或者可能对建议进行补充，这便是我提问的原因。

艾芙丽·多利亚：

我感觉跃然 (Göran) 想要发言。

马跃然 (GÖRAN MARBY)：

但是你们并未错失提意见的机会，因为我们已经为董事会解答了他们的问题。待董事会作出决定后，我们会进入实施阶段，这期间会发生多次迭代 — 如同你上次所知道的那样 — 我当时不在，是别人告诉我的 — 在实施前，会有不同的公共协商，所以并不是这件事就结束了。董事会的发言权非常重要。老实

---

说，这并不会妨碍你们，因为我们会要公布整个 ODP、ODA，不管是什么，只有通过 ODP 流程才会编制 ODA 文件 — 我知道，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很晚了。你们可以查阅文件并发表意见，而董事会将 — 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你们提出建议。我们将始终倾听你们的建议。

艾芙丽·多利亚：

我正是我想表达的意思，等到文件公布后，如果你们想提意见，尽管提。

贾斯汀·丘：

等我们查阅 ODA 时，如果 ALAC 觉得想要发表看法，我很肯定我们会提出来的。这么说吧，我只是提前铺好路，想确认情况是否如此，现在，你们已经确认了这一点，谢谢。谢谢。

马跃然：

我想要强调一些事情。你们是 ICANN 董事会的咨询委员会成员。你们的职责是为董事会提供建议，而董事会将仔细考虑你们的建议。你们可以在觉得应该提议的时候针对流程的任何方面提出建议。所以，我觉得只让咨询委员会成员在特定时期提出建议，实际上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你们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包括在 ICANN 董事会任职的人员。

---

里昂·桑切斯： 谢谢。我看到宏安 (Edmon)、乔纳森和马腾都举手了。宏安请说。

钟宏安 (EDMON CHUNG)： 我举手想要说的与跃然刚才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我认为 ODP 结束后，仍然会有 SPIRT/IRT 流程以及实施阶段，基本上像刚才跃然所说的那样，ALAC 可以在任何时候向我们提供进一步建议。

里昂·桑切斯： 谢谢宏安。乔纳森。

乔纳森·扎克

(JONATHAN ZUCK)： 首先，我想感谢董事会针对封闭型通用等事项采取行动，并在社群中重新提出该事项，提出指导意见，并对此重新进行社群讨论，这是非常恰当的处理方式。我觉得我们非常支持这一行动，我们大部分建议涉及的事宜在后续流程初步报告中均未完成，考虑到工作组面临的巨大工作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还想感谢艾芙丽积极参与（至少旁听）一般会员关于 CPWG 电话会议的政策讨论会，这有望帮助她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讨论会。在我们收到建议进行第一次电话会议后，发生了一件有点令人不安的事情，不知怎么大家觉得我们想要关闭下一轮次会议或不想进行电话会议，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想要尽可能

---

增加另一轮次会议提供的机会，并尽可能减少与之相关的风险。

事实是，尽管我们的意见以及最终的建议非常繁多，但在后续流程报告中只涉及几个重点领域。因此，我非常希望这种你们提问而我们澄清的良性交流有助于加深一般会员社群与董事会对我们意图的了解，因为我们从未拒绝与社群进行新一轮次会议，而是想尽可能增加这种会议为社群带来的价值，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

里昂·桑切斯：

艾芙丽，请继续。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我想表达对能够参加这些会议的无比感激，尽管只是旁听。我告诉过每个人，如果你想知道各种 PDP 和流程的情况，最好的方式就是参会。我很喜欢旁听，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如果被直接提问，我随时准备回答问题。但还是谢谢你们让我坐在这里旁听，因为我喜欢参加这类会议。

里昂·桑切斯：

她多次告诉我，这是她很喜欢的电话会议。[笑声] 马腾。

马腾·波特曼：

谢谢你刚才的澄清以及后续的澄清。正如跃然与艾芙丽所言，如果你们有任何想法，总会有表达机会的。



---

关于另一件事，正式地说，ALAC 建议不是 GAC 建议，因为 GAC 建议在章程中有所定义，而且具有特定流程。这是我们致力于改善沟通流程的第一届咨询委员会，现在我们正与 ALAC 尽力根据 ALAC 的实际情况让其发挥最大作用，因此持续改善我们对建议的理解和处理方式至关重要，如果出现任何新情况、想到任何新见解，不要因为没有任何正式机会就一直等待或闭口不言。

里昂·桑切斯：

而且众所周知，董事会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好的。

乔纳森·扎克：

曾经，我们以情人节信息的形式提交建议。我很高兴看到，从那时起就创建了正式的建议流程，因为在此层面解析情人节信息可能会影响其原有意图。但我认为我们非常喜欢这种来回交流。一般会员面临的挑战之一（我相信也是 GAC 面临的挑战）是确保大家不突然提出建议，但这不是在工作组中进行讨论的两年期间你们始终保持沉默，而现在突然提出这种说法的原因。因此，我们正在努力找到一种平衡，即你们积极参与 ICANN 内部的政策制定流程，包括我们并不总是取得成功的领域以及类似事宜，以及努力确定我们强烈感觉足够上升到尝试最终建议机会的事情（前提是你们有意愿），这是我们的建议。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建议是我们默认的参与方法，而是某

---

种意义上的最终方法，我们希望，积极参与 ICANN 的正常流程是我们以最及时的方式向社群提供意见的最佳方式。

里昂·桑切斯：

我深表赞同。考虑到时间有限，我们还可以回答 ALAC 提出的两个问题以及董事会的问题。所以，我想把发言权发言机会还给莫琳。或者，对于第一个问题，是否还有其他意见或问题？你想要说几句吗？请说。

莫琳·希亚德：

我只是想继续谈谈乔纳森关于建议的观点，建议可能出乎意料，可能不请自来，但这实际上是社群提出的意见，因为我认为这很重要，足以引起董事会的注意，我认为一件事情，具体而言比如豁免，只是举例，社群认为足够重要，应当向董事会提出，我认为我们真正欣赏的是，建议得到了我们作为一个社群给予的严肃对待。我的意思是，事实上，建议可以且已经得到处理，而且建议创造 — 也增加了价值，所以我们对建议和任何其他领域方面的看法也得到认真对待。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莫琳。这无疑表明我们在倾听社群的反馈意见以及我们的不同立场，我们确实认真全面地考虑了这些意见。我们能进行下一个问题了吗？谁来提出下一个问题，贾斯汀？乔纳森？

---

乔纳森·扎克： 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更具概念性的问题，即运营设计阶段的完成，因为这是一种试点，你认为 ODP 的概念本身可能会引起公共评论或对概念本身的审核吗？你认为会对流程进行评估吗？不是结果，而是 ODP 流程本身。

里昂·桑切斯： 谢谢，乔纳森，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 [倾向于不发表意见] 当然，两个 ODP 都会生成报告，然后会有一份报告，因为我们说过在对前两个 ODP 进行试验，所以会对此进行详细说明，包括 ODP 是否有用、哪些方面没有作用等等。我不认为我们会对此征求公开的公共评议，因为这实际上是在构建帮助董事会完成其工作的工具。但是，再次声明，这些报告将公开且可查阅，因此大家可以发表评论、提供建议、并发送信函或诸如此类，基本上，董事会将对此进行最终决议，并有兴趣听取大家可能对此的评论，但真正的重点是判断这些东西是否有用？这使得工作变得更容易或更难了？这是否产生了我们认为会产生的优势？

我的设想是，即使在前两个 ODP 完成之后，这两者的优势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混合，因为某些优势被定义为长期优势，如果我们拥有 ODP，我们将在后续阶段节省时间，而很明显，在我们进入后续阶段之前，我们将无法确定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这将是一场持续的对话。同样，ODP 是董事会只会在特定情

---

况下要求使用的东西，因为 ODP 不会随着每组建议的提出自动进行，而是当事情变得非常复杂时才可能需要。

所以…目前，我不认为有计划或需要计划进行全面的公共评议，但再次重申，当文件发布以供每个人查阅时，能够听取给予关注、存在质疑的人们的意见，将是一件好事。我希望我回答得比较全面。

钟宏安：

补充一下艾芙丽所说的内容，我想在我们进入实施或完成实施前，我们不会知道 ODP 带来的价值。这很难审核。正如艾芙丽所提到的，并非未来的每一项政策都会启动 ODP，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拍卖收益。拍卖收益没有启动 ODP，而是直接进入实施。

里昂·桑切斯：

谢谢宏安。有请跃然。

马跃然：

现在我们正在为 SubPro 开展 ODP 工作，预算为 900 万美元。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试验。是的，这是一个试验，我们增加了一个新流程，这也许能够支持董事会的工作，我们知道，目前在董事会作出决定之前，我们会做一些事情，而过去我们通常在董事会作出决定后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

---

实现了上述目的。我想说，我们为 SSAD 执行的第一个 ODP 已经在董事会、GNSO 理事会和 GNSO 内部等之间促成了许多有趣的对话。因此，我认为这个过程本身已经显示出价值。你可能不认同这一结果，但至少这促进了社群内部的讨论。所以，我认为，在某种形式上 — 对董事会而言，像下一轮次会议这类复杂的事情，涉及各方面的依赖关系、财务问题、整个事情的意义、帮助董事会做好准备，董事会需要为这类决定做好准备，我想你们都同意这一点。

里昂·桑切斯：

谢谢。艾芙丽已经发过言了，下面我把发言机会给到哈迪亚 (Hadia)。请把移动麦克风交给一线的哈迪亚。

艾芙丽·多利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坚持认为这是我们仍在学习的东西，可以称之为试验，也可以不称之为试验，但其价值，目前尚无定论。这将是一次很好的讨论。

里昂·桑切斯：

谢谢，艾芙丽。有请哈迪亚。

---

哈迪亚·埃米尼维

(HADIA ELMINIAWI):

刚才我听到，或者我认为我听到两种不同的说法。嗯，我听到艾芙丽说，我们仍在评估 ODP 和 ODA 的优势，我不知道你是否打算与社群分享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但我也听到跃然说，已经证明 ODP 和 ODA 是有用的。艾芙丽，我的问题是，你将会分享你获得的知识和信息，对吗？

艾芙丽·多利亚:

我们会的，事实上，组织和某位董事会成员通过一种流程，仍然在进行对话，我们将要审核某些东西，这意味着还有更多东西需要学习。不管你信不信，跃然和我并不总是能达成一致。我想，我们喜欢这样。

马跃然:

大多数时候，我们确实能达成一致。

艾芙丽·多利亚:

是的，有时候。但无论如何，我敢肯定，以后我们会这样描述，如果我们说哇，意思是那是自切片面包出现以来最棒的东西，我们会解释原因。如果我们确定，是的，那个东西真的很好，但它只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有用 — 但我肯定，我们得到的任何东西都会进行分享。

---

马腾·波特曼： 处于这两者之间，ODA 和 ODP 的目的是为我们提供帮助。所以…在我们体验了这两个 ODP 之后，我们将要做的是认真评估 ODP 是否有帮助，我们已经看到了有所助益的方面。会有阻碍吗？可以改善吗？我认为这是我们正在关注的另一个方面，即不断改进，这将是我们的关注焦点，不是是否有用，而是如何以及何时才能使其发挥最大作用。正如艾芙丽所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我们尽力做好工作，但我们也打算继续分享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因此，这也是邀请大家提出意见的好机会。但这实际上是为了帮助我们与组织一起更好地完成工作。

里昂·桑切斯： 谢谢，乔纳森？

乔纳森·扎克： 我刚刚完成一项耗资 50,000 美元的最终用户调查试验，而跃然在实施一个耗资 900 万美元的项目，我真的很想支持他，并确保以恰当的方式描述项目。我认为马腾总结得很好，重点不是是否有用，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改进，我们肯定会积极参与这些不断发展的对话。

里昂·桑切斯： 谢谢，乔纳森，关于这个主题，还有其他意见吗？没有？好的。交回给你，莫琳。

莫琳·希亚德： 乔纳森，最后一个问题必须留给你。

---

乔纳森·扎克：

最后一个问题更加无定形，我不知道它会引出什么答案，我们之前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谈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想问一下，你们从我们那里得到的建议和澄清是否恰当并因此可理解，是否仍然属于我们咨询角色的职权范围，以及你们对此有何回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从艾芙丽口中听到了部分答案。

我们也对围绕该建议的状态文件（找不到更好的术语）的演变感兴趣。因此，我们自己准备了一份电子表格，其中讨论了事情的状态和不同方面，当我们试图解析文件时，我们并不完全理解这份文件。也许那是一个方面 — 我不知道这份文件是否足以满足你们的目的，我们是否需要编写自己的文件，但我想这又会是是我们回复的一部分，回到贾斯汀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很难了解事情的现状，特别是当你们面对着如此多条建议的时候。

因为对后续流程建议进行解析后，会得到一份很长的列表，所以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份列表。这是贾斯汀关于 ODP 来源的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没有资源进行查阅，以便确定建议是否处于如下状态：仍然需要验证，需要等待一定时间、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再来找你，仍在考虑中，已被拒绝等等。建议状态是否可能有演变机会？如果这有意义的话。



---

里昂·桑切斯：                      谢谢，乔纳森。马腾。

马腾·波特曼：                      谢谢，这确实是我们的目标，特别是建议状态，要让建议更加直观。戴维 (David) 和他的团队已经在与咨询委员会合作，推进并继续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这能让我们的方向更加清晰，让我们在面对诸多繁杂事务时，仍能明了现状如何，哪些事情仍然相关。顺便说一下，如果你在回顾建议时发现必要性不大了，欢迎提出来，提议将它从清单上删除。这方面工作是我们希望继续改进的。

与这些建议相关的议程项目也是建议改进流程的一环，长期以来，我认为双边会议进展得很好，也更好理解。往后，我们建议你与一般会员和 ICANN 组织 SME 选出的 ICANN 董事会成员合作，在他们的帮助下，你可以在 ICANN 会议前提前确定哪些建议或建议相关主题最可能在此次面对面会议中受益，这能切实推进相关工作。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很乐于回顾建议，问问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会在必须做出适当决策时将建议纳入考虑，同时，从你的角度来讲，非常欢迎你在这些会议中将其提出来，我们鼓励也期待在合适的时机进行讨论。

---

里昂·桑切斯：

谢谢。马腾。突然发现，这次我都没有讲西班牙语。[笑声] 我想把握这个机会，来使用口译服务。翻译服务团队的同事似乎还没有睡着。接下来我会改用西班牙语，请大家戴好耳机。

谢谢乔纳森给出的说明。我认为正如马腾所述，这是一个过程，一场演变，我们每个人都学着以最佳方式来互动，也就是 ALAC 与董事会之间的互动。我认为应该强调的是，这让我们更加了解声明的内容，以及建议的内容，也更加了解差异所在。以前，这些事情混成了一锅粥，让人感觉很困惑，难以辨别声明是什么，相关建议又是什么。这无疑制造了很多困难。董事会也难以跟进这些事项。

得益于这场演变的积极效应，我们发现一般会员和 ALAC 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明确 ALAC 内部执行的不同工作事项，这有助于我们董事会根据收到的每一则、每一条建议，更好地进行跟进。我们已经配备了相应工具，安排了新的程序，正如马腾所说。我们已经积极参与其中，尽管我坚持认为这个流程还有待提炼。

我们会持续做出改进。为此，收集大家的反馈非常关键，这样我们才能作出必要的调整，当然，你也应该乐于接受董事会的意见，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打磨该流程。我这部分讲完，准备重新用回英语了。那么，其他人对此有什么意见吗？

---

莫琳·希亚德： 是的，我想先指出一点，你应该会注意到，在政策方面，我对意见的实际内容涉及较少，但又深度参与这一流程。我们非常感谢组织提供的支持，谢谢常特雷 (Chantelle) 的支持，还有之前的艾文 (Evin)。我们内部总有同事乐于提供这些支持，帮助我们准备好董事会的文档，或其他各种文档。这创造了不可估量的价值，只是将信息整合到一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运筹帷幄。因此，我想谢谢大家提供的支持，这切实保证了工作的质量，还有我们正在推行的产品质量，真的非常感谢。

乔纳森·扎克： 如果她必须要离开，记得挽留她。

里昂·桑切斯： 好的。ALAC 的问题到此结束了。现在，我们准备讨论董事会向大家提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社群、董事会和组织应当采取哪些合作行动，来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战略重点？莫琳，不知道你那边有人想来回答吗。乔纳森。

乔纳森·扎克： 我之前没有分到过这种问题。我认为，在我第一次发言时就提到过，随着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无论是笼统的一般会员社群还是具体的 ALAC，我们都需要以最佳方式来细化我们的职责，

---

并在 ICANN 社群中履行这些职责，我相信对董事会而言也是一样。不同的董事会在这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我认为总的来说，我们通常会将董事会的角色更多地看作安全保障流程的一环，而不是处理社群相关争议的最终裁定者。

因此我认为，后续程序尚未完成的一项工作是，理想情况是尽管可能存在社群疲劳，但仍将工作交回给社群解决，而不是必须由董事会做出这些决策。

我的意思是，有些领域社群达成了共识，我们可能仍在向 GAC 提供建议，可能仍然建议大家、说服大家否决某些事务，但我经常感觉这些决定不是硬塞过来的，也不是因为社群单方面放弃了，而是，我们有责任去主动达成共识。在这个环节中有一件有趣的事，贝基 (Becky) 和艾芙丽参加了我们的申请人支持计划，最终我们完成了一项调查，来研究哪些要素可以推动下次申请人支持计划取得成功。如果我们的外展工作完成得比以往更深入、更广泛，如果更多人知道申请人支持的存在以及我们沟通工作的成功，是不是会更有利？欠服务地区的一个或两个 TLD 申请成功是不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这是决定性的答案，成功的申请人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不一定需要 100 个成功申请人，一两个就够了。

我认为在这方面，问题的答案总是在阐述我们应该在计划的哪些方面下功夫，比如教育工作、手把手教导等各种方面，但我

---

觉得在采取某些措施时，如果上次工作的预期目标并不是我们最看重的成果，就不应仅仅以改善上次工作为导向。在我们确定成功的实际衡量标准后，就可以长期为具体的活动内容提供引导，申请人支持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由于 NCAP 研究进展得很好，并且能提示我们如何以区别于以往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很快就能确定下来，此外，我认为 DNS 滥用也跟这种情况类似。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有点抽象，不过希望有帮助。

里昂·桑切斯：

谢谢，乔纳森。

马跃然：

这个观点非常有趣，我很喜欢讨论的方向，但我认为，你的发言主要与问题解决相关。有时候，仅代表我自己，我认为在我们的所有工作中，需要改进的一件事是切实确定问题。你说得没错，我们坐在这里，准备下一轮工作 — 但其实不是下一轮次，而是同一轮次的第二序次，这样说对吗？我现在在看艾芙丽，请她指点我一下。我想应该没错 — 这并不是新的轮次。董事会已经决定再次开启窗口期，届时我们准备采取一些行动。好的。我们现在在这里，讨论着十年后的我们要设法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的，我们可以回顾下章程和使命，再来讨论这方面。例如，竞争的定义是什么？竞争可以打开切入点，我认为可以这样说，我在顺着你的思路

---

走，有时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次也是一样。我们必须更好地界定问题，因为如果问题没有明确的定义，政策工作就非常难以衡量相关的成效。我们有时需要一些衡量标准，也许你会惊讶。

乔纳森·扎克：

谢谢跃然，我认同你所说的问题定义和相应的成功判断标准。我认为，这两件事都是实际评价的必备要素，无论是事后评价还是过程中评价，换言之，我们是不是更靠近自己设立的目标了？如果不是，那我们是否应该对采取的策略进行中期纠正？我们不应该害怕自己的想法不起作用，或没有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发展，也不应该担心它们导致我们失败。如果我们发现某方面的工作没有沿着预期方向进展，我们不应该害怕做出改变，应该觉得高兴，因为我们掌握了更多信息，也有了发展前进的策略，不必因某人的想法没能带来我们想要的结果而感到难受。这些不应该是我们所害怕的。

里昂·桑切斯：

谢谢，乔纳森。其他人想进一步谈谈吗？莫琳？

莫琳·希亚德：

是的，首先我想说声抱歉，因为我不记得看过这些问题了，它们可能出现在最后，我没有看到。不过我认为，由乔纳森来回

---

答第一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过去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督促他确定接下来四年的总体战略愿景。

对我们来说高度相关的一点是，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可能不仅来源于 CPWG，因为我们还有运营、财务和预算团队，实际上他们也会审视组织的战略宗旨，我认为很相关的一点是，指出这个问题并不一定要与政策相关。我想交给霍莉 (Holly) 五分钟来谈谈相关事宜，例如运营组的战略方向是什么，该层面又可能出现哪些建议。

里昂·桑切斯： 非常好。谢谢。

霍莉·雷谢

(HOLLY RAICHE):

好的，我想重复之前说过的话，昨天的会议旨在让各位参会人员优先考虑那些业已确定为重要的计划，因此，当我们做出应对时，特别是应对 ICANN 预算时，就能将运营计划和我们的意见，与我们在预算方面确定为重要的运营计划相关联，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仅是对数据发表意见，实际上还是对计划的达成发表意见。

今早我问了哈维尔 (Xavier) 关于补助金计划的事，他告诉了我相关来源，并表示不贴合他的标准，如果我们有多利益相关方

模型，有许多社群，还有一个不具备标准的补助金计划正在开发，那么，在了解计划内容的前提下，我们可能也能达成目标，因此，就资金合并和目标进行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面对诸多数据发表意见时 — 里卡多 (Ricardo) 尤其擅长这方面，我们希望将其与相关计划相关联，了解在 ICANN 的资源下可否更好地达成我们的计划。

马跃然：

这五分钟太短了。补助金计划是由一个社群开发的 — 社群名字是 — 跨社群工作组，他们的确制定了相关标准，我们现在也正在实行那些标准，这是确定了的，当我们推进计划时，董事会将决定优先次序和所有关键事宜，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但我认为，哈维尔的意见在于计划资金来源于重大的拍卖收益，因此专门用于向外拨出。你的另一个观点很好，非常感谢，因为我和哈维尔这些年来一直在试图 — 不知道他在不在这里，这方面他讲得比我好，发音也更优美 — 2016 年，2017 年，不仅仅只是发出 Excel 电子表格的预算，实际上，ICANN 花了 18 个月来完成 12 个月的预算，我们每年有一个月不做预算，这段时间称为休假。在此期间，我们试着提出运营目标方面的建议，说明我们想怎么处理资金。

我想引用哈维尔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的资金，ICANN 组织并不是资金的所有者。我们属于非营利机构，我们拥有的所有资金



---

都应该用于公共利益，用于我们为保障互联网稳定性所做的事情。所以，在预算范围内，我们首先会设法确保一切符合章程，同时能够推动该目标，然后再在各种不同的会议中主动咨询社群，这些是正确的做法吗？因此，我非常[赞同] — 我们习惯进行回顾。为什么会花 \$10,000 来买咖啡机或某件东西 — 我们实际上并不会这么做。哈维尔已经在摇头了。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因此，我们在设法取得一种平衡。

现在，我想谈谈有关下一轮预算的内容，我们在试着深入分析，不仅仅是简单讨论，还要直观展示出来，我们有多少人等等，切实讨论我们准备将多少资金用于社群支持，用于技术支持？举个例子，[首轮试验中] 40、45% 的预算用于社群支持；20、25% 的预算涉及我们为 IANA、DNSSEC 等等提供的技术服务。20、25% 用于合规事务，也就是在你做出某项决定后我们要完成的程序，这是为我们划定的成本，还有约 15-20% 用于共享服务。哈维尔给我竖了个大拇指，我应该没有完全讲错。实际上，这可以促进这方面的讨论。我的答案现在比你的问题还长，不过，请你了解一件事，我确实很享受制定预算的过程，是的。

里昂·桑切斯：

谢谢，跃然。我看到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举手了。请将麦克风传给他，谢谢。

---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我是塞巴斯蒂安·巴肖莱。谢谢，跃然，非常感谢你谈到这些持续太久 — 跨时两年半的繁重工作，比如拍卖收益以及这笔资金是怎么处理的。但我们有些事情忘讲了。我们在很久之前就完成了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再回头去找社群和董事会，这就好像要重新开始一样。这不对，我们现在需要实施这些工作。

我这次发言是想提醒一点，别忘了我们是一个组织，需要往上发展，占据优势地位，因此，也许有一天，我们需要听听最终用户的看法，而不仅仅是金字塔顶端的看法，因为最终用户也有话要说。

马跃然： 这么说来，我好像也不该听你的看法，因为你也处于金字塔顶端。我不太懂最后那点。不好意思，我有点疲惫。你能为我再说明一下吗？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好的，我换用英语来讲。[听不清] 我们是一个践行自下而上的流程的组织，因此，在座各位务必了解，大家可能也希望听取最终用户的看法，我们设立了一般会员组织，还有地区性一般会员组织。在会议上，我们只是在与整个组织的一部分人进行讨论。我们要记住这只是一般会员总体形势的一部分，这一点很重要。谢谢。

马跃然：

谢谢，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提醒我们如何行事，这是很有帮助的。预算流程听起来可能有点枯燥，但它实际上是 ICANN 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因为我们需要聚在一起讨论，让董事会、社群和组织共同决定资金的处理方式。人生最枯燥的事是，没钱寸步难行；如果空有计划但没有对应的资金，那一切只是空谈。实际上，这是谢林 (Cherine) 说过的话。我们一直在听取你的意见，因此，我们总能做得更好。

我想谢谢你，你总是帮助我们挑战极限。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完成了区域化工作，因此，哈维尔和他的团队特别去到各个地区讨论预算规划流程，为此，我们也开展了越来越多的网络研讨会和讨论会。我知道，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我希望每年都能比去年更好。我经常 — 也是从你，塞巴斯蒂安那里了解到一些积极意见，称我们至少在努力做出改善。如果你在怎么改善方面还有其他建议，哈维尔就在那边，他的团队将尽全力提供帮助。请记住，制定预算是个有趣的过程。

霍莉·雷谢：

我想指出一点。预算简报会在一个时区，而你现在和我在一个时区。

---

里昂·桑切斯： 谢谢霍莉。还有其他人想谈谈这个话题吗？好的。莫琳，你还有其他建议想提出或讨论吗？我们只剩四分钟。那么，我们可以综合讨论一下。

莫琳·希亚德： 要讨论吗？

乔纳森·扎克：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讲到最后一刻。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会议。很高兴我们能聚在一起，与董事会坦率交流。所以，谢谢大家。

里昂·桑切斯： 实际上，这也给我一好的，贾斯汀。

贾斯汀·丘： 谢谢，我只是想说，在就 SubPro 建议进行澄清时，我个人非常感激董事会召开会议，用一次单独的在线会议来澄清某条特定建议，我认为，如果以后有可能，我们不仅可以在会议上澄清问题，也可以针对特定话题展开讨论，并不需要等到面对面会议中再来讨论。

---

里昂·桑切斯：当然可以。谢谢贾斯汀。我看到艾伦·格林伯格 (Alan Greenberg) 举手了。

艾伦·格林伯格：非常感谢。我听别人说过很多次，ICANN 一直深度参与制定和遵循流程，不一定以结果为先。有个典型的例子，上次会议我们对旅行豁免提出了建议，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不该将其称作建议，因为如果称作建议，就需要由工作人员进行分析和处理，直到会议之后才能传达给董事会。如果我们改个说法，就可以直接传达给董事会，但这样就不是一条建议了。

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我们仍然将其称作建议，并且及时地收到了董事会的回应。谢谢你们在有意义的情况下绕过相应流程，而不是盲目遵从。

马跃然：我想稍微指出一点。假如你设定了规则，来规定如何与社群互动。你在规则中将建议划为重大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并不是件小事。建议应该是与重要事项有关的 — 我们想提供帮助，你知道我们总是尽全力提供帮助，我们希望能与董事会有个良好的互动，但 — 我们希望能灵活处理，也打算这么做。没错，我们也会打破一些规则，将其传达给董事会，但问题在于，如果规则本身就是不对的，那为什么不直接改变规则呢？要改变你在社群中设定的规则，决定权并不在我。如果规则和

---

流程都有一定问题，不妨在讨论会中确定要不要修改。与其不断打破规则，不如直接更改那些不够合适的规则。在 Hubba Bubba 项目中我们就开展过这种讨论，这是比较出名的项目之一，期间我们讨论了内部和所有不同选区的流程 [听不清]，发现有部分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规则都没有遵循，也就是说，其他社群并不了解是怎么得出结论的，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在遵循其他流程。我完全赞成把事情简单化。但组织或董事会没法改变社群设定的规则，有时也没法绕过这些规则。不如我们开个讨论会，坦率谈谈要不要做出改变吧。

艾伦·格林伯格：

我想澄清一点，我并不是在说这些规则不好，只是有些时候需要考虑例外情况，感谢董事会在这些情况下破例。

里昂·桑切斯：

我看到奥古斯多·何 (Augusto Ho) 在会议室最后面举手了。

马腾·波特曼：

在给奥古斯多 (Augusto) 传麦克风期间，董事会这边想确认一点，我们一直在努力配合大家的工作，尽力做到最好。我们理解也尊重章程，希望寻找其他方式来促进早期参与，确保事态发展更好。谢谢你指出来，有时即使采用不同方式也能奏效。

---

里昂·桑切斯： 谢谢，乔纳森好像有话要说？好的，奥古斯多，如果要提问请稍微讲快一点，谢谢。

奥古斯多·何： 我是奥古斯多 — 有些人可能还不认识我，我是 LACRALO 的主席。几分钟前，跃然提到了很有趣的一点。有项目，但没钱，那一切只是空谈。有想法，但没钱，那一切只是空谈。我想说的是，在我所在的区域，我们就像在经历一场噩梦，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也在经历这场噩梦，这不仅影响着我，也影响着整个区域。

尽管我们的请求得到了及时、妥当的呈递，但我们并没有任何可用的资金。我知道，本周晚些时候我们会与跃然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作为 LACRALO 主席，我需要代表我们区域提出这一点。在资源方面，我们确实已经捉襟见肘。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奥古斯多。得知你的处境，我深感遗憾，我们已经开展过这方面的讨论，之后你可以和跃然在会议上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我也会为你提供帮助，并持续跟进和解决这个问题。

里昂·桑切斯： 最后说一句？

乔纳森·扎克：

我只能从英语频道里听到你的发言，所以可能有些不够完整。这个话题或许不是一个很好的结尾，不好意思，但艾伦 (Alan) 的发言让我想到了一些内容。在你对我们的旅行豁免相关建议的回应中，最后一条意见是，我们是否认为这是符合个人最终用户利益的内容。我认为这是另一个复杂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与董事会进一步讨论。因为我们肩负双重责任，既要代表最终用户，又要作为 ICANN 社群的成员参与进来，确保我们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且现有流程有利于这种能力。最后一部分回应给人的感觉可能有些虚浮，放在具体情形下不太合适。不过，会议结束时这个时间点不太适合...我希望能把这一点记录下来，或许可以在之后进行讨论。

马腾·波特曼：

确实有这个回应，我认为比较关键，我们会倾听所有意见，当然也会以你在体系中的具体职责为背景，设法理解你所说的内容。

里昂·桑切斯：

谢谢，马腾。那么，在散会之前，我想感谢莫琳。这是你最后一次以 ALAC 主席的身份参加与董事会的联合会议，到目前为止，你完成了许多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历数 ALAC 在莫琳带领下取得的成就，他们提供了 7 份 ALAC 建议，77 份政策建议声明，三个幸运七。她带领 ALAC 经历了 12 场 ICANN 公共会议，包括新冠疫情期间在线上举办的 7 场会议，又是一个幸运七。



---

她创立了一般会员领导人联合团体，包括 ALAC、RALO 主席、工作组主席、ALAC 联络人和主席顾问，她负责创设了一般会员三个工作轨道的概念，即政策轨道、外展和合作轨道以及运营轨道。当然，莫琳将继续作为 ALAC 成员任职一年，但本次是她作为 ALAC 主席参加的最后一场会议。因此，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莫琳。

[掌声]

好的，我讲完了，主席先生，交给你了。

马腾·波特曼：

到此，本次会议应该非常圆满地结束了。谢谢莫琳所做的一切，谢谢在座各位参加这次有益的讨论会，期待在这周后面的会议中接着与大家深入讨论。那么，祝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